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中国70年70部
长篇小说典藏

保卫延安

杜鹏程——著

学习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卫延安/杜鹏程著. —2版.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9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15444-9

Ⅰ. ①保… Ⅱ. ①杜…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56183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8千字
开　　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8.25　插页2
印　　数　1—5000
版　　次　1954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2版
印　　次　2019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444-9
定　　价　7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新中国 70 年 70 部
长篇小说典藏

杜鹏程

(1921—1991)

当代作家，陕西韩城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出版说明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面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文学发展水平，深入揭示新中国70年来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经验，激励人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为将该丛书打造成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丛书，我们成立了丛书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均为密切关注和深刻了解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动态的资深评论家。委员会从历史评价、专家意见和读者喜好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众多优秀长篇小说进行综合评定，从中选出70部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大多为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大国家级奖项的长篇小说，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代表了中国文坛70年间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最高成就。

我们致力于“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的使命任务，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释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的同时，倡导精品阅读，引领和推动未来的中国文学原创出版。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评审专家委员会名单

评审专家委员会主任：李敬泽

评审专家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帆　　白　烨　　朱向前　　吴义勤　　何向阳
应　红　　张　柠　　张清华　　陆文虎　　陈思和
孟繁华　　胡　平　　南　帆　　贺绍俊　　梁鸿鹰
董保生　　董俊山　　谢有顺　　臧永清　　潘凯雄

项目统筹：吴保平　宋　强

目　录

第一章　延安　1
第二章　蟠龙镇　56
第三章　陇东高原　118
第四章　大沙漠　166
第五章　长城线上　215
第六章　沙家店　299
第七章　九里山　372
第八章　天罗地网　416

第一章　延　安

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开初，吕梁山还是冰天雪地。西北风滚过白茫茫的山岭，旋转啸叫。黄灿灿的太阳光透过干枯的树枝杈照在雪地上，花花点点的。山沟里寒森森的，大冰凌像帘子一样挂在山崖沿上。

山头上，山沟里，一溜一行的战士、战马和驮炮牲口，顶着比刀子还利的大风前进。有些战士抓起把雪往口里填；有些战士把崖边上的小冰凌锥用刺刀敲下来，放在嘴里吮着。他们的灰棉军衣都冻得直溜溜的，走起路来咔嚓嚓响。因为他们晚间是在雪地里过夜的。

这是人民解放军的一个纵队，奉命从山西中部出发，不分日夜向西挺进。他们，像各战场的人民战士一样，从人民解放战争开头到如今，没日没夜地奋战了八个来月。目下，他们要去作战的地方，环境将更艰苦，战斗将更残酷。

枪不离肩马不离鞍，战士们急行军十来天，赶到了黄河畔。

黄河两岸耸立着万丈高山。战士们站在河畔仰起头看，天像一条摆动的长带子。人要站在河两岸的山尖上，说不定云彩就从耳边飞过，伸手也能摸着冰凉的青天。山峡中，浑黄的河水卷着大冰块，冲撞峻峭的山崖，发出轰轰的吼声。黄河喷出雾一样的冷气，逼得人喘不上气，透进了骨缝，钻进了血管。难怪扳船的老艄

公说，这里的人六月暑天还穿皮袄哩！

纵队的前卫部队在沟口里的山岔中集结，准备渡河。蒋匪的五六架美国造战斗机，在黄河渡口上空盘旋侦察，俯冲扫射；枪声、火药味，加上黄河的吼声，让人觉得战场就在眼前，让人感到一种不寻常的紧张。

旅长陈兴允骑马从山口里驰出来，眼前就是黄河，他急忙勒住马。那匹高大肥实的枣红马，抖了它通身上的汗水，竖起耳朵，对黄河嘶叫了几声。又扬起尾巴猛摆头，两个前蹄在地上刨着，像是陈旅长一放缰绳，它就会腾空而起，纵过黄河。

陈旅长跳下马，把马交给身后的通信员。他向前走了几步，习惯地看看左右的山势。接着，双手帮在腹前，长久地望着那急湍的浪涛。

团参谋长卫毅和第一营教导员张培，从山口出来走到陈旅长身边。

卫毅和张培站在一起，看来蛮有意思。卫毅，脸方，眉粗，身材高大结实，肩膀挺宽，堂堂正正的，不愧是个山东大汉。张培呢，比卫毅低一头，身体单薄，脸膛清瘦，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他负过四次伤，流血多，身体单薄。这么看外表，谁也不相信他是过了十年战斗生活的人。

陈旅长说："我们在黄河上来回过了多少次啊！黄河跟我们是有老交情的。"这愉快、爽朗的声调，是卫毅他们听惯了的。

卫毅微微耸动肩膀，淳厚地笑了笑说："我们跟黄河打交道多，并不是讨厌的事哪！"

陈旅长笑了："怎么会是讨厌的事呢？相反的，我每次渡黄河，心里总是很不平静。想想看，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它身旁进行了多么英勇而艰苦的斗争啊！"他扭头看张培："是咯，你总是这样悄悄的不大吭声。"

张培脸红了。他温和而谦逊地说："习惯很难改，也是进步慢啊！"

陈旅长猛一挥手，说："瞎扯，瞎扯！像你这样脾性也是蛮好的。大约，你们营的战士们把你当母亲看，是么？"

张培微微一笑，说："战士们要真的这样看我，那倒是让人高兴的事。"

陈旅长问："这几天日夜急行军，你吃得消？"

"我骑马行军，还有什么好说的。战士们倒是真够呛！"

陈旅长明知故问："卫毅，张培真是骑马行军？"

卫毅挺不自然，微微耸肩，说："行军中，他的马总是让走拐了腿的战士骑。"

陈旅长脸上闪过不满意的气色，说："这些事，我真是懒得再说！"

张培知道旅长不满意他的来由。半个来月前，张培还躺在医院里，胸脯上的弹伤算好了，身体呢，还很弱。他听说部队要过黄河去作战，就再三要求提前出院归队。部队出发的头一天，他赶回来了。这几天行军中，陈旅长每次碰到他都要说："身体这样弱，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同志，打仗的机会有的是啊！"

敌人的五六架飞机，从黄河上空俯冲下来，扔了几颗小型炸弹，扫射了一阵子，怪叫着钻到云彩里去了。

陈旅长脸上闪过严峻的气色，说："我们得抓紧每一分钟往前赶。西北形势严重，非常严重！"

他把敌人的阵势讲了一番。八年的抗日战争，打得多么苦啊！可是一场大战刚完，中国人民连一口气都来不及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凭借四百三十万兵力和经济优势，把没有飞机坦克、大炮很少的一百二十万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根本不放在眼里。在去年六月底，以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悍然发动了对我解放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全面进攻”。其势汹汹,不可一世啊!敌人以为三个月到六个月,就可以举杯庆祝胜利了。可是,我解放区军民,挺起胸膛,英勇而坚决地展开了自卫作战。八个多月,为了使自己保持主动地位,我们放弃了不少地方和一百多座城市。可是,作战一百多次,消灭敌人七十多万,迫使敌人从三月份起,放弃了“全面进攻”,只好集中重兵,在山东和西北发动什么“重点进攻”。现在敌人几十万人马正向山东疯狂进攻;我们西北哩,敌人总共动员了三十多万军队,用在第一线的军队就二十几万。三月十三日,南线,胡宗南的十四五万军队,沿咸榆公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延安进攻。西线,马鸿逵、马步芳,正向我陇东分区[①]三边分区[②]进攻。北线榆林的敌人,准备向我绥德、米脂县一带进攻。这就是说,敌人从四面八方可天盖地地扑来了!

卫毅和张培看看陈旅长那黑沉沉铁一样的脸色。这脸色,是他们每次在部队发起攻击的时候常见的。

陈旅长望着河西面黑压压的山,低声而沉重地说:“前面摆着更大的考验啊,同志们!”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保卫延安!”

“保卫陕甘宁边区!”

“打退敌人的进攻!”

战士们的喊声,黄河的浪涛声,汇成巨大的吼声。这吼声,就像三更半夜里,突然雷响电闪、狂风暴雨来了似的。

陈旅长、卫毅、张培回头望去:集结在山口里的部队,利用渡河前的时间,分别举行干部会议、党员会议、军人大会,进行战斗

① 系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包括庆阳环县合水等县。

② 包池定边安边等县。

动员。

在一个连队前面，有个连长模样的人，胸脯抢前，扬着手，大声喊："同志们，我们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陈旅长觉得，战士们浑身全紧张了，像是那讲话的人在战士们心里放了一把火！

那个队前讲话的人，指着黄河喊："同志们，我们马上要渡河。……敌人正向延安进攻。同志们，延安，那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住了十几年的地方呀……民主圣地延安，全中国全世界谁不知道……"

战士们都瞅河西的大山。有些个战士，站起来又坐下，像是要说什么。

陈旅长指着战士们面前讲话的人，问："那是谁？啊，对咯，那是周大勇。"他望着卫毅和张培说："是咯，要随时向战士们说明，我们到陕甘宁边区作战的意义。"他低头沉思，有些激愤。"前去的路子是艰难的。但是，你们要给战士们特别说明：毛主席在西北亲自指挥我们作战，这就是胜利的最大保证。好吧，你们立刻去组织战士们渡河。我去看看司令员是不是上来咯！"

卫毅迈开稳实的大步，向河边走去。他走了几步，回头看：张培还站在原地望着河西陕甘宁边区的千山万岭，眼睛一眨也不眨，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颤动。

卫毅喊："张培，走哇！你们营马上就要渡河。"

张培缓缓地走到卫毅跟前，嘴唇有点抖动，说："参谋长！我，我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延安去。"

卫毅瞅着张培，心里也在翻腾，说："张培，着急没有用。……我们要去和敌人干一场，要结结实实和他干一场！"他举起右拳，从空中猛地劈下来。

长城外刮来的风，带来满天黄沙。战士们向渡口边移动，风把

衣服吹得胀鼓鼓的，沙子把脸打得生疼。

大风卷起黄河浪，冲撞山崖，飞溅出的水点子，打在战士们身上、脸上。河上游，有几只小木船，乘风顺水下来了。它们有时爬上像山峰一样高的浪头，接着又猛然跌下来；有时候被大漩涡卷起来急速地打转转，像是转眼就要覆没了，可是突然又箭一样地破浪前进了。船上的水手，“嗨哟——嗨哟——”地呐喊，拼命地摇桨，和风浪搏斗。

河岸上挤满准备渡河的部队、战马和驮炮牲口。有许多战士齐声向扳船的人喊：“扳哟——加油啊！扳哟——加油啊！”有几头高大的驮炮骡子，被人们的喊声和黄河的吼声惊吓得在河滩里胡跳乱蹦。炮兵战士在追赶跑脱的骡子。

指挥员们都非常忙迫地布置过河的事情。参谋工作人员来回奔跑。通信工作人员，有的骑着马去传达命令，有的在检查河边刚拉好的电线，有的背着电话机正把电话线从山口向河边拉。

第一营营长刘元兴，把帽子拿在手里抡着，吼喊：“通信员！喊一连连长来。跑步！”

小通信员一忽溜，向后边跑去了。约有两三分钟的时光，通信员跟一个青年指挥员跑来了。这个青年指挥员跑到营长跟前，左手按住腰里摆动的驳壳枪，脚后跟一靠，敬了礼。端铮铮地站在营长身旁，等候吩咐。

刘营长没还礼，也没吱声，脸色黑煞煞的，很恼火。他回头把第一连连长周大勇瞅了一眼，像是满肚子火气消了大半。他想：“行！不管把什么任务交给他，保险出不了娄子。”

周大勇长得很匀实，肩膀挺宽，个子不算顶高，可是比中等个子的人高出半头，长方脸儿，两道又宽又黑的眉毛下，有一对顽强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站在营长身边像在地上扎了根，让你觉得，就是上去三五个小伙子，也休想推动他。

刘元兴搓着手，说："吕梁山上冷，黄河边更冷！"

周大勇说："营长，蹦跶几下满身是火。"

刘营长说："嗬！年纪不饶人。我要像你那样年纪，又有你那一彪个子，就跳到冰窟窿里也不害怕！"

周大勇笑了："七老八老，你才三十四呀！"

"那也比你多吃十年饭啊，同志！"

敌人飞机在河对岸疯狂地俯冲、扫射。刘营长望着翻腾的黄河，说："狗娘养的，你再扫射还能挡住老子过河？周大勇，你们连队先过！"

"我巴不得有这一声命令。"周大勇眼里闪着按压不住的热情。

刘营长问："战士们把伪装圈做好了吗？"

"做好了。"

刘营长看了一下表，说："现在是下午两点。旅首长命令，今天黄昏咱们旅一定过完。好啊，你立刻带部队来！"

"行！"周大勇敬了礼正要转身走。

刘营长说："别忙！你们连队一过去，就摆在对面山头上，组织对空射击。"他指着飞机又说："这些吃冤枉的家伙是顶怕死的，你摆起机枪摔它两梭子，它飞得可高啦。哦！看，船拉下来了。快，快带部队来过河！"

二

全纵队的人马渡过黄河，由东朝西，直向延安方向进军。敌人飞机顺着窄狭的山沟扫射、轰炸，想阻止我军前进。战士们在敌人飞机扫射的时候卧倒，飞机转过去的时候又爬起来走。卧下去，爬起来……他们就这样行进，一直到天黑，才算平静下来。

战士们经过通夜急行军，三月十八日路过延川县境，这里离延

安一百八十里，可是满眼都是战争景象。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转运公粮。老汉和妇女们在坚壁东西。路岔上、村口边，儿童们在放哨。一队一队的自卫军东来西往。他们有的背着七九步枪，有的扛着红缨枪，大约是到什么地方去参加演习的。

战士们急急地向前走去。他们边走边看那小庙墙壁上、石崖上，写的战斗动员标语：

“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保卫共产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保卫土地！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

“边区的军队指挥员、战斗员和后勤人员们！你们是站在最光荣的岗位上，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望着你们，他们把重大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朱总司令所教导的一切，现在是实行的时候了！”

“敌人又要在这里杀人放火了！”第一连连长周大勇心里充满激愤。

陕甘宁边区这片山地，东西七八百里，南北八九百里，可是大城小镇，沟沟渠渠，周大勇差不多都到过。他和陕甘宁边区的老乡，一块度过很多艰难的日子。他在无定河边给老乡们割过庄稼送过粪；在延河畔，老乡们也给他讲过陕北土地革命的故事。

他想起陕北、延安，像想起家乡一样亲切。当他还只有一支步枪高的时候，他就随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陕北。往后，红军改编成第八路军，他像很多红军战士一样，哭着把缀有红五星的帽子裹在包袱里，从陕北开到抗日前线。次后十年内，他跟他的很多战友，几次回到陕北、延安，又几次从陕北、延安出发去远征苦战。

如今，周大勇又踏上陕甘宁边区的土地，又向延安前进。可是，这次回来跟往回不同，因为战争的火在陕甘宁边区烧起来了，而且就要烧到党中央住的延安。这些想法从周大勇的脑子闪过

时，惨厉的痛苦和愤怒，就煎熬着他的心。他曾经出生入死，在战争中看见过许多悲痛的事，但是，他从来也没体验过他此刻所产生的激动感情。这正像，一个人走近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子，看见强盗们在杀自己的生身爹娘一样！

三月十九日，太阳刚爬上东山头，部队就进到延安正东百十里的大川里。川道里尘土滚滚，拥挤着撤退中的人、车辆、毛驴和耕牛。牲口驮着粮食草料，车辆上装着家具、纺线车和盆盆罐罐。有的车辆上，还有只猫睡在家具旁边。……人群中，很少看见中年男人或是年轻小伙子，他们有的去给自己部队带路，有的去抬担架，有的去运粮，有的手执武器去保卫家乡。只有妇女们，背着孩子，挑起全家人的生活担子去逃难；老太太们有的背着包袱，有的抱着鸡，手里还拿着舀水的木瓢。小孩子们，有的扛着放羊用的小铁铲，后面跟着一条狗；有的背着书包、木刀。老汉们，有的背着农具，有的挑着被子、衣物……有些人，谁也不和谁说话，谁也不看谁，仿佛向来就不认识。他们满脸是尘土，看来，又熬累又难过！有些人，一会儿回头望延安的天空，一会儿又望路两旁的田地和山坡。平时，人们很少注意这身边习见的事物，很少注意这黄土山岭、红土山沟和那家乡上空的云彩。如今，战争来了，人们要和这一切分别的时候，便觉得，往日那难得的时光并没有充分地利用，许多美好的事物也没有努力去理解它。

这些逃难的群众没有看见自己队伍的时候，都很惊慌；待看见了自己部队的时候，便坐在路边不朝前走了。照他们想，部队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敌人收拾了，战争就结束了，太平日子就又过起来了。

背着孩子的妇女们，脸上显出喜盈盈的气色。她们都叽叽咕咕地议论起来了：

“啊，瞧呀，咱们的人马多稠。不怕，不怕，天打五雷轰的白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